

# 文本细读

文学研究与光影洞见

祝丽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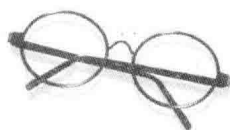
著



# 文本细读

文学研究与光影洞见

祝丽君 /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本细读：文学研究与光影洞见 / 祝丽君著.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 - 7 - 5648 - 2718 - 2

I. ①文… II. ①祝…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2519 号

## 文本细读：文学研究与光影洞见

Wenben Xidu: Wenxue Yanjiu Yu Guangying Dongjian

祝丽君 著

◇责任编辑：谭南冬

◇责任校对：赵婧男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 88873070 88873071 传真/0731 -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4.25

◇字数：235 千字

◇版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648 - 2718 - 2

◇定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敬爱的老师——郑永晓先生

## 自序

文本细读作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的英美“新批评”学派所推崇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新批评理论已经被后现代、解构主义等新思潮抛之脑后时，仍然具有当代价值。因为“所有的文学研究都无法忽略文学作品中的形式因素，也都离不开文本细读”<sup>①</sup>。文学作品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尽管路径不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阐释或回应本文。面对一个具有充分自足性的本文，文本细读永远不会失去它的意义。而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文本细读也是一个永远的立足点。特别是碎片化、信息化的时代症候几乎淹没了一切事物本质的时候，回到原典、回到文本本身显得尤为重要。

记得在研究生求学阶段，每当我找不到学术创新点深觉迷惘时，郑老师常常会说：去看原典，回到作品本身，回到作品的原生现场去，肯定能有所发现。在这个意图谬误与阅读策略盛行的时代，立足本文，回到上下文或曰语境中成为了我一直以来进行学术研究所奉行的原则或曰方法。通过文本细读，往往能发现一些被概念化、类型化所忽略的问题。有时，甚至会有颠覆性的结论。本书就是我历年来用文本细读进行文学和电影研究所积累的成果。

对元稹的研究起因很简单。研究生阶段，跟着老师读唐宋经典文本，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对元稹的评价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惑。作者一方面盛赞元稹之才，一方面又对其人品非常不耻。陈先生批判的理由是《莺莺传》为张生自寓。同时，元稹艳情诗“淫靡”。经过对《元稹集》的文本细读，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于是，我便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元稹的女性叙写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解读，力证元稹不但不是负情薄幸之

---

<sup>①</sup> [美] 约翰·克罗·兰色姆著，王腊宝、张哲译：《新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6页。

人，反而是具有进步的女性观和人文关怀的真正有情之男性。这篇论文的主要思想后来发表在2013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

后来，在我的学术之路上，我继续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来从事我的研究。这便是本书中编部分的来由。我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南朝陈以及隋代的乐府诗。以陈隋为起点，又延伸到整个中古文学。采用文本细读，回到原典使我获益良多。作为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诗歌选集，《玉台新咏》具有音乐性特征，无疑是公论。但是所选之诗中宫体和乐府诗受到同等重视的原因在哪里，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通过文本细读，我认为这是由《玉台新咏》编纂目的决定的，这部引起诸多争论的选集实际上应该是一本宫廷歌辞集。同时，中编部分还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陈后主《独酌谣》的范式特征、汉铙歌二十二曲的组诗结构、子夜歌的相关情况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些较有新意的创获。文本细读并不排斥对文学的外部研究。任何一个学者，如果故步自封，局限于章句之学，必然成为井底之蛙。中编的其他文章从历时的角度，对陈隋乐府诗中的都市诗创作及其影响，对盛、中分野在“歌”体上的表现以及刘禹锡在乐府诗创作上的成就和成因等进行了文本细读和评价。总的来说，文本细读是一以贯之的方法，而中古文学中的乐府诗是主要研究对象。

对于后现代社会的人类来说，当前的时空似乎总是有着某种程度的不完美，穿越到另一个时空或者说超越现实世界成为人类获得想象性抚慰的出口。文学和电影作为最具想象力的工具，便成为最便利的梦想之阶。在文学和电影的世界里，人类通过对现实的真实记录和深层思考警示自己正在失去某种珍贵的东西，或者完全根据自己的愿望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聊以弥补当前世界之不足。在每一个似乎非虚构的文学和电影故事里，都有着潜在的意识形态表述之目的。每一部电影叙境都是一个充分自足的文本。不再局限于语义、形式、结构、含混等的文本细读，便成为一种充分的有力的解读工具。通过文本细读，回应电影中的各种询唤，与影片一起创造一个虚幻的然而又无比真实的空间，借以解释、警示、召唤、抚慰、回应那永远的镜中之像、镜中之惑。本书的下编部分是对近年来一些经典影片的文本细读，或者说是一种个人化的诠释。文本细读是方法，而文化反思是精心挑选的碎镜术。

对我来说，现在回顾人生还有点早。但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

段，人往往免不了要顾影自怜一番。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郑永晓先生是上天赐给我的最重要、最珍贵的礼物。郑老师的通达、善良、慈爱、宽容、扶持、关爱支撑着我，鼓励着我走过了人生中每一个低潮深谷。身处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作为历史中“人质”的我也许终有一天无法免俗，难以脱身，很可能再也无法坚持自己当初的追求，但老师给予我的一切恩德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温暖着我，抚慰着我，让我觉得人生无悔，人生无憾。因为有了我的老师，我，这棵平凡的小草，也见识过如大海般广阔的胸怀，也领略过如春风般和煦的温暖。因为这大海和春风，小草从此获得了不一样的眼光，成就了不一样的人生。谨以此书，献给我敬爱的郑老师！

本书上编的部分内容、中编的第二章和第五章曾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特此说明。湖南城市学院袁志成教授既以其知遇之恩成就了我，又以其学术成就激励着我，特此致谢！在知识求索和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有一些人曾给过我很深的影响，构成了我知识体系的主要根基。他们是伊格尔顿、宇文所安、川合康三、蒋寅、戴锦华等。谢谢这些让我多有受益的领路者！同时，要谢谢社科院文学所吴光兴、王达敏、王筱芸等老师对我一直以来的厚爱和关照！

祝丽君

2017年2月10日

## 目 录

### 上编 文本细读下的作家研究：元稹之女性叙写

- 第一章 元稹研究的历史回顾 ..... (003)
- 第二章 元稹之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 (006)
- 第三章 元稹诗文中的女性形象 ..... (017)
- 第四章 元稹女性叙写的特色与成就 ..... (043)

### 中编 文本细读下的作品研究：中古文学

- 第一章 《玉台新咏》是一部歌辞集新探 ..... (073)
- 第二章 汉铙歌二十二曲为组诗新论——从对《上邪》、《有所思》  
等非情诗的考辨出发 ..... (087)
- 第三章 《子夜歌》杂考 ..... (094)
- 第四章 陈后主《独酌谣》：范式的滥觞与私人情怀的展露 ..... (106)
- 第五章 论陈隋乐府诗中的都市书写及其影响 ..... (122)
- 第六章 歌哭与吟咏——李杜、元白之“歌”与盛、中分野 ..... (133)
- 第七章 论刘禹锡的乐府观 ..... (140)

### 下编 文本细读下的电影研究：光影洞见

- 第一章 失爱难寻：《山河故人》的意义结构 ..... (151)
- 第二章 论中西电影中的“桥” ..... (160)
- 第三章 重返丛林：《荒野猎人》与《匿名》的现代文明症候处方  
..... (169)
- 第四章 以职业道德为名的人道主义询唤：《间谍之桥》与《聚焦》



|                                              |       |
|----------------------------------------------|-------|
| 的合谋 .....                                    | (178) |
| 第五章 个人英雄主义的当代困境：《刺客聂隐娘》与《老炮儿》<br>的文化反思 ..... | (185) |
| 第六章 谁之罪？——《踏血寻梅》的人性拷问 .....                  | (192) |
| 第七章 谁能拯救你：《哭声》的多重隐喻与开放结局 .....               | (199) |
| 参考文献 .....                                   | (206) |
| 代跋 .....                                     | (215) |



## 上 编

文本细读下的作家研究：元稹之女性叙写





## 第一章 元稹研究的历史回顾

同作为中唐的一代文宗，与白居易相比，元稹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冷遇，编写文学史、著书立说者往往把中唐元白诗派的功绩归之于白居易，对元稹偶有提及，也往往受“文以人传”传统批评方式的影响，以所谓被贬后干宦事而否定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益于苏仲翔、卞孝萱、冀勤、吴伟斌、吴相洲、陈才智、周相录、杨军等一批学者的踏实研究，元稹为后人所误解的两件大事，元稹即张生以及元稹干宦事的真相逐渐清晰，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者对他的记录与评述也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其中尤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编写的《唐代文学史》最为客观、公正。该书撰著者在搜罗到当时所能见到的新材料、新成就的基础上，其第十三章对元稹的生平、思想、诗文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作出了全面而肯定的评价。书中对元稹被贬后的心态以“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sup>①</sup>、“再令陪宪禁，依旧履阽危”<sup>②</sup>概之，言其并没有变节，只是态度变得温和了。书中对元稹在中唐文学革新中的突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元稹的文学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以往一般文学史只把他当做白居易理论的应和者，对其历史地位估计不足。”<sup>③</sup>对于元稹的诗歌成就，该章一反时人对元稹乐府诗不足之处批评过多的做法，用翔实的证据证明了元稹乐府诗创作和乐府诗理论的高度成就：“元稹的新乐府在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不仅收入了他大量的作品，而且关于‘新乐府’的理论也源

① 元稹：《思归乐》，《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一，第1页。

② 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见《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十，第118页。

③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2006重印），第十三章，第284页。

于元稹。”<sup>①</sup>该章对元稹诗歌中爱情诗、友谊诗、寓言诗的评价也切中肯綮。其中最可注意者为对所谓艳诗的界定提出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观点：“把‘艳诗’完全等同于写恋爱的诗是不确切的。因为按照上文文义，诗人所说的‘艳诗’既有关‘教化’，可能是指涉及妇女风尚的讽喻诗。《才调集》所收元稹作品中确有写艳情的，与上两类写女性的诗性质不同（注：指元稹所谓悼亡诗和艳诗）。”<sup>②</sup>而在此之后，袁行霈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也不再提元稹干宦事。然而基于中国文学批评文以人传和约定俗成的惯例以及不同阅读者和书写者的阅读策略、意图谬误的长期存在，对元稹正确认识的深入还有待更多的努力。

近年来随着学术视野的开阔，有关元稹的专著、硕博士论文、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周相录的博士论文对元稹生平的一些行踪进行了考索，如与韦丛结婚时间等，其论文的下半部分主要是对冀勤《元稹集》一些误收、误校情况的考证。其《元稹年谱新编》提出了一些与卞孝萱《元稹年谱》不同的观点。两年谱的不足之处在于把还没有完全形成定论的张生行踪视作元稹行踪的主要依据。吴伟斌是对元稹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这些年来用力甚勤。通过对元稹任宰相事多方论证，他认为元稹得居高位实因穆宗私恩以开始，因元稹才干和见识与穆宗相近而稳固，资料翔实，立论较客观，似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吴先生以“三论张生非元稹自寓”引发了一场学术上定论新解的争论。对于从王性之以来一直到鲁迅、陈寅恪所坚持的自寓说，吴先生的反证是有力的。除了所谓艳诗、悼亡诗及乐府诗以外，近人的研究开始注意元稹的其他诗歌，如以行迹和地域划分的江陵诗等。同时对元稹诗歌的风格和艺术成就也开始注意。对元和体及元白诗派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为陈才智先生的《元白诗派研究》，该书以全面而翔实的资料对历代元和体、长庆体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梳理和考索，对元白诗派及其成员的成就及与元、白二人的关系和诗风的亲疏一一考证，得出了一些很有创见的观点。

然而，历来对元稹的轻视不仅仅是因为所谓干宦事导致的所谓人格的

①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2006重印），第十三章，第293页。

②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2006重印），第十三章，第294页。

污点以及他对张生类似自传的写作，因为这两件事在当时都不算是过分的事，元稹的被忽略和被指责有更深刻的原因。笔者认为，《唐国史补》云“学淫靡于元稹”<sup>①</sup>对元稹诗歌作品风格的形式论评价演变成内容论的错误阐释途径可能才是元稹一直以来备受诬蔑和遭遇冷落的最重要原因。中国历来的文学史里一直都有关于女性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从《诗经》以后一直都遵循固定的主题、固定的情感、固定的模式，一直很小心地在“诗言志”的范围里无伤大雅地存在着。尽管在广大的民间和民间诗歌里这个传统惯例一直受到修正和冲击，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男性作家一直固守这个关于女性的惯例来写作女性。遵循和体现男性中心主义秩序的女性虚拟性“在场”掩盖了女性长期被遮蔽的“缺席”状态。可是到了元稹的笔下，这个惯例被打破，新的人物、新的视角和新的情感的注入，使得他的这些作品相当地引人注目，在当时就引起了男权中心主义者的不安和批判。

事实上，元稹一生最为后人所喜爱和议论的实为其写作女性的诗篇。但是除了在对《莺莺传》是否自寓进行考察的同时涉及对莺莺这个形象的讨论之外，对于元稹诗文中的女性形象历来未见有人做过系统的研究。其实，元稹作为一个非常擅长写作女性题材的作家，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深刻地反映了元稹进步的女性观及深刻的人文关怀。对元稹女性形象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作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本编拟立足于原典，采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新批评之文本细读法，用比较的方法和叙事学分析方法对元稹及他之前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梳理，从而论证元稹作为一代文宗，其对女性叙写所作出的开创性意义以及对元稹“达则济天下，穷则济毫厘”的人文关怀作出新的诠释。在这个基础上笔者也试图揭示所谓“淫靡说”评价适用域的演变所暗含的男权主义意识，并进一步指出元稹的女性叙写不但不是淫靡反而是具有进步的女性观和深刻的人文精神的表现。

<sup>①</sup> 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下“叙时文所尚”条，第57页。

## 第二章 元稹之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 第一节 唐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非现实化、空泛化和公式化

唐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涉及女性的很多，然而这些女性一般都为非现实化或者说带有某种程度的虚幻化的女性，即使作者所叙写的是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之女性，其所叙写的方式也着重于被刻意夸大或扭曲的一面，或者说非常态化的一面，并且逐渐形成一种固定范式。不可否认的是，在民歌领域，尤其是在早期诗歌比如《诗经》里，对这些女性的叙写还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尽管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泛化和公式化的特征。

#### 一、民歌中的女性

##### （一）爱情的勇敢追求者与守护者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在《诗经》中有相当多的爱情诗和婚恋诗。这些爱情诗有很多以女性自言的体式出现，既记录了女性对爱情的宣言，也塑造了很多生动的女性形象。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sup>①</sup>是少女在采梅子时发出的珍惜青春、渴求爱情的热切心声；“邂逅相遇，适我愿兮”<sup>②</sup>是毫无顾忌的大胆表白；“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sup>③</sup>是女主人公率真而热切的呼唤，千百年后仍然鲜明生动。《诗经》爱情诗中的女主

① 《召南·有梅》，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② 《郑风·野有蔓草》，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③ 《郑风·东门之墠》，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页。

人公大都是直率大胆、毫不做作的。《郑风·溱洧》中的少女毫无顾忌，大胆邀请男伴去洧河共度美好时光的行为在后世文人作品中很难发现。这浓烈的激情是如此的纯净，让人觉得神往而不艳腻。这些早期民歌里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是现实生活里真实存在的，她们的行为和对感情的诉说还是原始的，基本上没有经过男权意识过滤。

如果说《诗经》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是爱情的勇敢追求者，那汉乐府民歌中最突出的女性形象应该是爱情的坚贞守护者。著名的例子就是《陌上桑》和《羽林郎》。这是因为在汉代儒家礼教的限制下，对爱情和家庭的坚贞成为女性首先要遵守和推崇的规范。对罗敷惊世之美的侧面描写让人觉得这个美丽的形象是如此的触手可及，恍在眼前，对这个形象的描绘比《诗经》中那些只有语言和行动的女子的塑造要生动得多。然而罗敷终究只是用对自己夫君的夸饰守护了自己的尊严，她最后回归的是夫权和家庭，她没有达到《诗经》中那些自由自主的女性的 height。所以这首诗虽然可以归入民歌，却应该是经过了文人修饰的。汉乐府民歌中真正有生命力的是那些地道的民间诗歌。《上邪》篇中那指天誓地永不言弃的大胆女子、《白头吟》中“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把爱情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的女子才是民间女子真正的代表。

## （二）有着切实苦痛的思妇、怨妇、弃妇

《诗经》中有关思妇、怨妇、弃妇的诗歌也不少，尤以《卫风·氓》最为出名。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惊喜到“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的欢畅，再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巨变，写尽了一个对爱情和婚姻抱着美好憧憬的女子从乐到哀的心路历程。而“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之强颜欢笑到“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sup>①</sup>的自伤、自悼、自解也让读者深刻地体悟了这个被抛弃女子真实的苦痛。这种自言体的诗歌写出的是真实的切肤之痛，没有过多的夸饰，只是细致而哀婉地写出了女子的心声。在早期的民歌中，这些女子虽然也是诗歌中塑造的形象，然而诗中的诉说都是现实中可以触摸的疼痛，这是现

<sup>①</sup> 《卫风·氓》，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



实生活的写照，与后来同类主题的隐喻性和非现实性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关于女性的叙写中，女性的形象基本上是正常化和现实化的，这大部分是因为这些民歌来自纯朴的民间以及诗歌的写作时代还处于相对原始阶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体上，“‘三百篇’中的思妇大都很单调而粗糙，只是一种直率而模糊的陈述，情绪的直接流露，缺乏具体的内容”<sup>①</sup>。随着大一统思想的出现和儒家思想的正统化，文人笔下的女性叙写开始逐渐形成一种固定写作模式以及一种逐步形成并渐趋稳定的固定情感。从那时开始，“他们已经开始把歌咏女性的作品有意识地限定在恋爱、婚姻的题材内，并给它们规定了歌颂妇德的主题思想”<sup>②</sup>。当有关女性叙写的诗歌从民间走向文人手中时，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

## 二、文人笔下的女性

### （一）女英雄：母系社会和男权意识的明显烙印

在古代中国神话系统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女英雄形象：一个是女娲，一个是精卫。女娲是古代神话里中华民族起源的始祖。这种女性始祖形象起源于母系氏族的社会组织，是还没有男权化的人类最初社会的反映。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是同一组神话类型，精卫和夸父都是农业社会原始民对超自然力的敬畏和崇拜而生的神话英雄，反映了两性在最初的平等地位，或者说女性的更高地位。这种神话中的女英雄后来转变成了现实社会中的英雄，缙紫、庞娥亲、花木兰是一组，而《左传》中的女性及张夫人（事迹见《魏志·钟会传》）是另一组。

第一组里，女性或者具有男性的力量和气质或者女扮男装完成的仍然是男性角色应该完成的事业，最后女性在这非常之事结束后又回归到女性的角色上。而张夫人这一组代表的是传记文学里那些有过人胆识的女子形象，在这样的故事里，男性通常是很弱的角色，然而这个相对较强的女性所做的一切仍然是为了这个弱者的名誉或功业。虽然女性在行为上有过人之处和非凡见识，但是这个女性担当的仍然是配角。而且，这种角色的叙写对于整个的文学史来说，占的比例非常小。

①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②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